

出了嘉兴城，一路往东南去，车子便渐渐融进海宁那无边无际的绿里。同行的几位老友，除了我以外，大半辈子与土地打交道，见了田野便觉得亲。

车过长安镇，景象便渐渐不同了。田野里除了麦子等，铺开了大片大片、层层叠叠的色块——粉的、白的、紫的、红的，像是有人打翻了调色盘，又像是大地铺上了一匹匹锦绣的缎子。待车子停在海宁国际花卉城的门口，那50万平方米铺展开来的，便是一片花的海洋了。

我沿着花间小径慢慢地走，心里却在翻着另一本账。这片花海是怎么来的？40年前，种花，那是“不务正业”，可偏偏有个叫张金生的长安农民，在1983年，于自家三分自留地里，偷偷摸摸种下第一批月季，赶着驴车到杭州去卖。后来，他又跑到上海植物园去拜师学艺，还带着乡亲们一起种花。

再后来，便是2000年虹越花卉的创立。我与虹越的当家人江胜德有过几面之缘，此人眼光长远，行事果决。他从全球引进新品种，做试验，做推广，硬是在海宁这片土地上，建起一个连接世界的园艺王国。从最初的春季花展，到2018年首届世界花园大会的召开，海宁的花卉产业，完成了一次惊人的飞跃。这一步走过来，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几十年产业积累、技术迭代、人才汇聚的厚积薄发。

我正想着，前面一阵喧闹，原来是一群游客在一处月季花墙前拍照。那花墙，足有两米多高，上百米长，花朵繁盛得如同瀑布倾泻，红的似火，粉的像霞，白的如雪，浓郁的香气，熏

□开心时刻 张偶良/文

海宁观花海

得人有些微醺。花墙边立着一块牌子，是品种介绍，这竟是从国外引进的新优切花月季。我不由得停下脚步，细细端详。这花，枝条硬挺，花头饱满，从种苗引进、培育、养护到最终成为景观，这里头的技术含量可就高了。

看花，不能只看热闹，更要看门道。这个门道，就是“美丽经济”。我同当地一个花农

聊了几句。他是个五十多岁的庄稼汉，皮肤晒得黝黑，但精神头极好。他指着一片开得正旺的绣球花，豪气地一挥手：“现在这几亩地，种的都是好品种，公司包收，春天这一季，收入就有好几万！”他告诉我，他们村好多人家都种花，地还是那块地，人还是那些人，可日子，却早已不是从前的日子了。



□往事悠悠 陈蓉/文

外婆的杨梅酿

又到杨梅上市的季节了。闻到那股酸甜的气息，一刹那，时光仿佛倒回到二十年前。

那时，外婆还在，老房子还在，后山那片杨梅林，是我整个夏天的念想。

天蒙蒙亮，外婆就挎着竹篮出门了。等她满载而归时，篮子里全是紫得发黑、油亮亮的杨梅，上面还沾着清晨的露珠。她一进院子就喊：“小子，快来！今天的杨梅好得很！”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，手却轻柔地拨弄着果子，像摆弄什么宝贝一样。我伸手就要抓，她轻轻拍开：“急啥？脏手不能碰，洗了才能吃。”

洗杨梅是桩细活。外婆搬出那只黄铜盆，从后山接来泉水，把杨梅一颗颗丢进去。水很快变成淡粉色，她用粗糙的指腹，一颗一颗地搓。浮在水面的碎叶和偶尔冒出的小虫，她耐心地捞干净，换水，再换水，

直到盆底清澈见底。洗好的杨梅摊在竹匾上，搁在院里晾着，她拿把蒲扇，时不时赶走飞来偷嘴的苍蝇。我闲不住，捡根树枝戳这个戳那个，她从不恼，只是笑骂：“你这小捣蛋鬼，再戳，杨梅该哭了。”

后来我去外地上学，离家那天，外婆往行李箱里塞了好几罐杨梅酱。车站里，她攥着我的手，眼睛红红的：“在外面想吃杨梅了，就抹点酱在面包上。”此后每年杨梅季，我都会收到她寄来的包裹——杨梅干、杨梅酱，还有一张皱巴巴的纸条，上面歪歪扭扭写着：“在学校好好学习，记得按时吃饭。”那些字，是她戴着老花镜，一笔一画描出来的。包裹里飘出的果香，成了异乡生活里最踏实的念想。

谁也没想到，那年初夏，杨梅还没熟透，外婆就走了……

如今，老屋窗台上，那罐没开封的杨梅

酱早已过了保质期。瓶身上，外婆贴的标签还在，歪歪扭扭写着“给小子的”，像她没讲完的话。

去年梅雨季，我回老宅收拾东西。推开尘封的房门，阳光穿过积灰的玻璃窗，恰好落在那罐杨梅酱上。玻璃瓶在光影里微微反光，恍惚间，我好像又看见外婆佝偻着背，在灶台前慢慢搅动锅铲，一边熬酱一边念叨：“多放点糖，小子爱吃甜的……”

每年杨梅季，我会照着她的法子，熬上几罐杨梅酱。洗杨梅时，指尖传来的触感，让我想起她掌心的温度；看着冰糖在锅里慢慢化开，就仿佛看见她坐在藤椅上，戴着老花镜，一笔一画地给我写纸条。

风穿过空荡荡的院子，卷起几片落叶，空气中飘来若有若无的果香。有些味道，一旦尝过，就是一辈子的想念。

我听着，心里热乎乎的。这就是乡村振兴最朴素、也最坚实的注脚。美丽乡村，绝不仅仅是刷白墙、修马路，它的核心是产业，是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，让农村的人气旺起来。海宁的花卉产业，已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：前面是研发育种，中间是种植生产，后面是销售、物流、电商、文旅等。我听说，像“塔莎园艺”这样的头部电商就在长安镇，一场直播就能卖出几百万元的货；许多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也回到乡村，成了“新农人”，他们懂技术、会营销，用手机这个“新农具”，干着美丽的事业。我看到老花农跟着小年轻学直播，对着镜头笨拙地喊“家人们”，虽觉得有些好笑，但更多的是感动和敬佩。这种跨越代际的学习与融合，不正是这个时代最动人的画面吗？

走得有些乏了，寻了一处廊架坐下。廊架上攀援着铁线莲，花朵精致，从淡绿渐变到粉紫，像是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。远处，是一望无际的绣球花海，蓝紫色的花球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泛起温柔的浪。人潮在其中穿梭，欢声笑语，和着花香，一同飘散在暮春的和风里。

做了大半辈子文字工作，到后来，愈发觉得，世间最美的文章，不是写在纸上，而是写在大地上。海宁这片花海，便是写在杭嘉湖平原上的一篇锦绣文章。文章里，有历史的纵深，有产业的逻辑，有农民的汗水，有乡村的未来，还有那扑面而来、蓬勃而热烈的生命之美。夕阳西下，余晖给整片花海镀上了一层金边，花潮仍在静静地涌动，下一场，会是更盛大的春天。

□抒情天空 周祖方/文

沁园春·杭州高架月季颂

吴越名都，江南胜境，浪漫杭城。
看长桥高架，云廊叠翠；千条彩练，月季争荣。
百万芳株，双品争艳，西子仙境共含情。
车行处，似穿行花海，步步倾城。
由来此地钟灵，有多少缠绵故事凝。
念断桥相会，仙凡恋影；长亭惜别，风月心声。
柳浪闻莺，苏堤映翠，今更繁花缀玉京。
人间路，把温柔写遍，不负芳名。



清明过后，临海涌泉的空气里还残留着春雨洗过的湿润。山坡上，一望无际的橘园，正悄悄酝酿着一场盛大的花事。

管岙村的小尹，清晨来到屋后山坡上的橘园。枝头上，无数花芽已露白，像一个个羞涩的小精灵，藏在翠绿的叶片间，等着绽放。“今年的花芽不错。”小尹对着视频里的我说，“赵老师，要是天气争气，今年应该是个好年景。”

小尹和小张夫妇是涌泉镇的“橘二代”。他们的父辈种了一辈子橘子。如今，接力棒传到他们手里，传承的不仅是一棵棵橘树，更是一整套关于土地、气候、市场的学问。

春节前，他们在杭州文晖路的专卖店送走最后一位顾客，关门往家赶。路上，小张发来信息：“家里种的六万公斤橘子卖光了。产量比上年多了些，利润反而薄了。”我问什么原因，她回复：“去年夏天遇极端天气，加上市场不景气，价格上不去。种橘子就是这样，老天爷出难题，我们得想办法。”

春节期间，他们俩在走亲访友的间隙，还在琢磨新法子。一次通话时，小尹对我说：“赵老师，我把这些年管理橘园的点点滴滴仔细分了类，发现有不少环节要重点把握好，这样

□生活时空 赵宗英/文

涌泉蜜橘花开

能减少残次果，提高特级和一级果的比例。”他算了算，去年优品率约40%，今年争取达到60%。

为实现这个目标，他们拟定了一套精细的管理方案：什么时候松土、耕多深，施什么肥，用量多少，全都纳入计划。“这跟打仗似的。”小张笑着说：“得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，不光盯着自己的橘树，还得盯着天气，盯着市场，盯着消费者的喜好。”说到消费者的喜好，小张的声音提高了几分。她在电话里对我说：“今年我们打算注册一个短视频账号，名字叫‘涌泉蜜橘日记’，头像是我们家的橘园，我们把生产过程拍下来，让消费者看到橘子是怎么长大的。”

“这叫数字智能化。”小尹抢过手机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，“其实我也不太懂那些高大上的词，就是觉得现在大家都看手机，我们也

得跟上。把好东西亮出来，大家才会认你。”

涌泉蜜橘专业合作社理事长、我多年的朋友老冯也打来电话，说涌泉蜜橘开花了，邀我去看看。他说：“我种橘子近40年，年轻时跟着父辈用扁担挑着橘子去镇上卖，现在年轻人在网上开直播卖，这个变化太大了。”他见证了产业的巨大变迁。

“90后”留学回来创业的忘不了柑橘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小林，牵头组建了当地首个镇级电商协会，推动青年返乡创业。他带回来的不只是年轻的活力，还有一整套现代经营理念——品牌包装、线上销售、客户维护、数据分析。他告诉我，合作社里有专门的销售网络和体验中心，每天在网上发一些橘园的照片和视频。春天发开花、夏天发挂果、秋天发丰收、冬天发储藏。消费者能亲眼看到他们生产的橘子长大成熟，吃起来格外放心。

涌泉镇党委张书记说：“我们现在的目标不光是做大，更要做强。这些年一直在推进标准化、智能化种植，山地单轨运输机、水肥一体化、柑橘数字化分选线都配套起来了。品种也在不断更新，像‘黄美人’，2021年引进后，去年已量产上市，糖度高、耐储存，把蜜橘挂果期从三个月拉长到八九个月，橘子不再是‘一季鲜’。电商渠道打开了，去年全镇四成橘子通过线上销售。今年，我们要乘势而上，重点推出公共品牌‘涌泉蜜橘’，把品牌打出去，让好橘子卖出好价钱。”

我从涌泉果农传来的视频里看到，夕阳西下时，金色的阳光洒在满山的花苞上，那些即将绽放的花蕾像被镀上一层金边。远处，几个果农在橘园里忙碌，他们的身影在暮色中拉得很长很长。我想起老冯曾说过的话：“种橘子跟养孩子一样，你用心了，它就长得好。你糊弄它，它也糊弄你。”而那些像小尹、小林这样的年轻人，把父辈的经验与现代技术结合起来，把土地的产出与消费者的需求结合起来，使产业越来越兴旺。

看着满山花苞，我仿佛看到橘农收获柑橘时一张张幸福的笑容。